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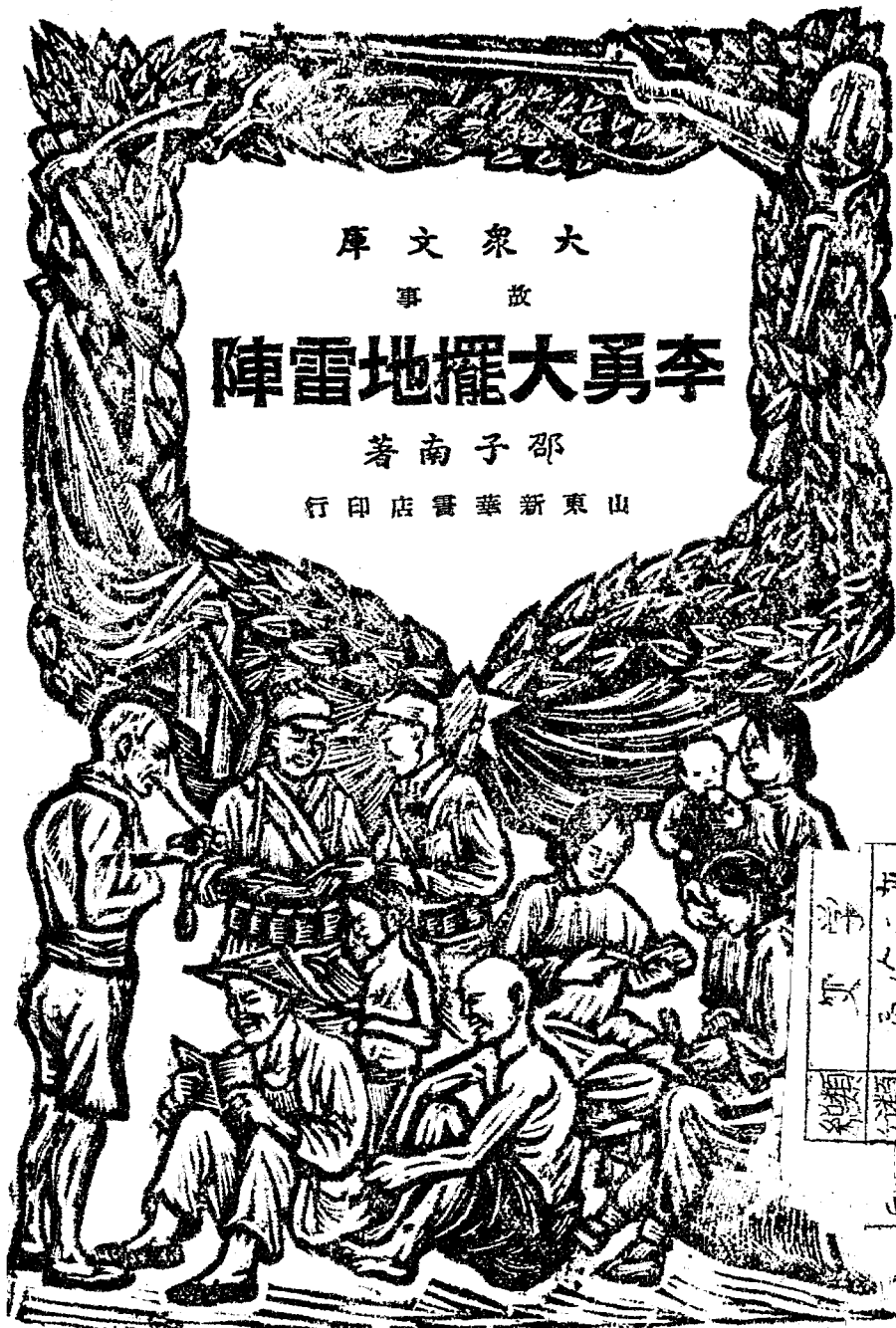
大衆文庫

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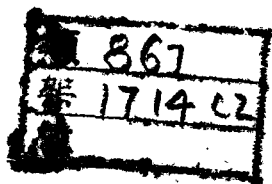
李勇大擺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山東新華書店印行

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

大眾文庫
故事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邵子南著

山東新華書店印行



地雷像個大西瓜，

翻開地皮埋上它；

澆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
讓它開一朵大紅花！

這是晉察冀民兵唱的『地雷歌』。多少民兵都學會了埋這玩意兒——抱着大大小小的『西瓜』，口裏不言語，心裏笑迷迷的。這『西瓜』是鐵的，裏面還有火藥，『西瓜』藤子又十分細。你要觸動了『西瓜』藤啦，就請你扭一下秧歌舞，跌倒地下，不拉你，你再也莫想起來，起來還得進棺材。這號鐵皮藥鎗『西瓜』，大的要幾個人抬，小的一個人能拿上三五個。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日鬼子已經吃夠了，怕了地雷，寫信給武

裝部講條件。武裝部不跟他講條件，却說：『你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夠你吃的啦！』

瞧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；走小道，小道的雷也響得一樣的厲害。他就只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裏頭拖着那雙牛皮靴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樣兒，只好叫他是竄嘛——慢慢的麥苗水邊也會咬人啦。日鬼子看好地形，說是：『好架機關槍啦！』扛着機關槍上山頭，一架，『轟！』連機關槍帶人飛上去又跌下來，槍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日鬼子進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學會了畫圓圈，還壓上『小心地雷！』的紙條兒。一個村，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圓圈。圓圈去，還是走不得，動不得，挪不開腳步，一碰就響。爆炸手們都知道。

管你騎馬坐轎，

管你費盡心機；

我要埋上地雷，

你就寸步難移。

可是，出於意料之外，那才真得更有聲有色。

地雪踐那才真得更有聲有色。

打鐵的師傅，記着多給些，當主僕食。長到抗戰開始，是個足年又瘦，個子不高的少年。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嚷着要當兵去，父親把他關起來。他鑽了一個窟子，他算鑽出來了。騙着八路軍，說是：『跟老的說好了的。』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催着出發。

隊伍就不出發，慢慢地作飯吃，吃了還睡覺。他就巴望着他父親不要尋到他那兒來。昏頭昏腦，尋到隨便那兒去也好！不敢到八路軍來也好！

究竟年青，沒想到大人尋人的本事。——突然，父親站在他跟前。他要躡出去，父親攔住大門。一巴掌就把他打了個跌。給硬逼着脫軍裝，李勇直哇哇啼哭。軍裝脫下來，軍裝又拿走了。穿上便衣，一下子就給滿身大汗闌溼了。又給硬逼着走。

走一路，他哭了一路。見着莊稼地他就鑽。鑽進去又給抓出來；走不了幾步，又鑽。走完二十幾里地回到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成樣子。他直嚎了一夜，第二天又不吃飯。

「老虎不吃兒，」當老的跟他妥協啦。盡向他說好的，把他制住了。他也休想再能跑出去了。

很快，他成了共產黨員。一直他都是青年們的頭兒。誰受了欺負，找上了李勇，只要李勇一吆喝，青年們一窩蜂跟了去，那是「天不怕，地不怕！」他性子又急，像乾透了の劈柴，一點就着火，一着就沒完。共產黨在五丈灣，使得窮小子、娃娃、婦女，都能說話。能辦事：那李勇還不是「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」嗎？入了黨，他自個兒整整樂了好幾天。就走路也唱唱打打的了。

人們說：「這娃娃拾了好東西，發財了吧？」

一陣快樂勁過去，李勇說話像個大人了，正正經經問起村裏的事來。

後來，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組織民兵，他當了武委會主

任，又改爲中隊長。憑着他積極、勇敢、心曠神怡，學會了使槍使雷：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却也打得不少碼子；在使雷上，他能夠在平光水滑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得無蹤無影，好爆炸手也找不出來。各種地雷陣，游擊戰，營子戰，麻雀戰，更是頭頭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反「掃蕩」裏，父親和日本人兒子都死了。「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」，李勇找了兩天一夜，找不着，他也昏倒過去了。醒轉來，他成了他娘、他妹、他弟弟的當家人，還不到二十歲。把父親埋了。眼見得生活更加困難，窮困，就搶奪出一副担子，我好秤，和鄉親們對落出錢們來，到四外，起集，賣粉麵去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担子，到李家店起集。忽聽見一人叫他：「李勇！」

他抬頭見是區裏大隊長。就說：

「下鄉呀？」

大隊長說：「下鄉！日鬼子來啦！奔襲我們阜平。」就把情況兒告訴他，還說：「可能打你們村過，地雷，你們得準備嘞！」

6

李勇順口就說：「那我就回去吧。」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會要緊得嘞！」

李勇說：「說的。」把担子放下了。

大隊長說：「你這担子？」

李勇說：「不要緊，我交給個熟人好了。」

一回頭，看見個空手熟人，把担子交代清楚，李勇撒開腿，一個地步去了。大隊長看着，暗自說：「哼，我還以為他要埋怨你這兒變化得快呢！這小子，就是剝索！」

回到村裏，把民兵掌握起來，李勇在五丈灣附近，看好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仔仔細細地布置了個地雷陣，專等日鬼子到來。

正是：

鬼子來，

就把地雷埋！

管教他，

來了就倒下，

倒下就起不來！

這一天，日鬼子沒來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早晨，是一個陰天。日鬼子從那長滿桑樹、榆樹、槐樹，綠蔭蔭的道兒上露頭了。桑兒花香，露水重，片片雲兒下垂，十分好的去處。日鬼子在那兒露頭，歡喜死了，伏在北邊小坡上的李勇，和他的游擊組爆炸組。

眼睜睜看着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氣也不出聲，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是看定一個方向。日鬼子進了地雷陣，一個進去了，一個進去了，又一個進去了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。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聽，

目不旁視；

忘了自己，

忘了旁人！

什麼都不想了！千般聰明，萬種本事，全丟開了！只幹一件事：一注意！山這種地方，古語海寧的老鄉都知道。這麼爬着，爬一天半天，真只當一會兒事，不餓不冷，太陽晒着不熱，不撒尿，不拉屎，說他倦不是倦，說他癢不是癢；頭兒仰着，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；就是眼睛面前直視；誰的手動一動，衆人心頭麻煩死；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。呀！太陽早偏了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響；地雷不響。日本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了。過一個，李勇臉上一種顏色。連過三個，李勇臉黑了。這個黑法，好比烏雲堆滿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沉沉，好比那黑夜只等電閃光。

諸位，地雷厲害是厲害，就這個缺點：踩不着，牠不響。一條寬寬的道兒上，那有那地方就端端踩着！就再窄的道兒，也有脚前脚後，也沒有非踩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好多的地雷陣就這

樣白糟蹋了。這才急死人時，誰也沒想出好法子過。

好一個李勇，靈機一轉：「他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他踩！拿槍打，怕他不亂；亂了，怕他不踩！」心裏這麼想，拿出大槍瞄。回頭輕聲向衆人說：

「打！」

衆人說：「打不得！」

「不敢暴露目標！」

「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」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鴿子撲小鴿，好比長江歸大海，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本鬼子的頭上。李勇頭一抬，還說：

「走，走那麼快幹什麼？」

日鬼子這邊頓時一陣大亂，前排後擠，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袋，前面的手拐撞壞了後面的眼睛，頭兒還得東張西望，腳下又要趕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聲響，一股藍烟升起，塵土飛揚——雷響了！這下子，紅的白的開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賣豆花，

担子翻了；長腿，短胳膊，腦袋，爛皮，碎肉，擺了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止孫二娘開人肉作坊；軍帽，軍衣，飛上樹梢，槍筒，子彈，擺了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開雜貨舖。

這邊鬧成一團，且慢些說。

那邊李勇的臉，早變了顏色，好比那日出烏雲散，好比那雪地梅花開，好比那悶熱天氣下大雨，好比那黑夜森林着了火。李勇紅着臉孔，忍不住，急說：

「打！趁這亂勁！」

一陣槍子，就像亂鴉投林，都找着自己的對象。

這時，日鬼子顧得着辨明情況，打呢？還是顧得着跑呢？自然囉，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。」該跑！——「呀，道兒在那兒擺着，誰又知道那『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』——日鬼子看見路旁，朝南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『狗急跳牆』，就洪水崗決似的向那邊去，各自折腿長，賭力大，推着擠着，爭先恐後，狗啃頭一案。

那邊李勇笑了，說：「跑得好。早給你們算好瞭！」
「轟！」比前一番更大的雷響了，日鬼子挨得也結實。重重疊疊，比堆羅漢還熱鬧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個騎馬的軍官。收了場。日鬼子噤着到了河灘。李勇第一個站起，衆人也會意地站起。李勇拉着駱孔大，聲說：

「迫他狗日的！」

一下子李勇臉上成了青蒼蒼的。所謂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」，無非這個樣子——他們就迫下去了。

這一仗非同小可，打開了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諸位，記着：在地雷戰術裏邊，從李勇起，加上了大槍。這叫做「大槍和地雷結合」的戰術思想。北嶽區區黨委公佈他是「模範共產黨員」，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了他，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了一隻歌了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五月十二那天早晨，
敵人向那五丈灣前進，
敵人走進了李勇地雷陣！
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，
一槍就打死了一個敵人，
敵人亂跑就爆發了地雷陣！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兩個地雷炸倒了三十三，
一槍又打死騎馬的軍官，
敵人哭啼啼就離開了地雷陣！
啊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要變成千百萬，
千百萬的民兵要像李勇，
敵人要碰上千百萬李勇地雷陣，
管教他一個一個、一個一個都送終！

太陽昇，太陽落，暑天過了轉秋涼。這歌子唱得全邊區民兵
爆炸手們，手早癢癢的了。——這且不提。却說、李勇，爆炸成
了功，遠近馳名——在晉察冀，一個莊戶主成了鼎鼎大名的英
雄，鬧得這麼紅火，還是第一次。——新聞記者，畫畫的，作曲
的，照相的，各級幹部，一個又一個地到五丈灣來看他，誇他。
他，二十二歲，頂壯的中青年身材，一本正經的臉孔，頂硬的說話

的口氣，穿着件家裏頂新的衣服，忙來忙去，和人應酬得來，人都滿意。村裏人們看見李勇走來就說：

「我們的英雄來啦！」

李勇知道，這個話雖然是跟他開玩笑，却並沒有懷疑他的地方。

他挑着粉麵担子趕集去，一路上就常聽見人們說：

「看！那就是李勇！」

有的說：「個兒不大。却了不得呢！」

有的說：「你說嘞，一個莊戶主比縣長還有名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共產黨真會提拔人材！」

他遇見了從來不認識的人也當面就叫他：「李勇！」好像很熟識似的。

李勇啊，他自己越來越難受，心裏打算：「上級培養我，下次日鬼子來，我得怎麼打呀！唉！名氣大了！打不好，怎麼對得起人？」

他就常到區委，縣委去，這個話他卻沒說出來。區委也好，縣委也好，也常找他談，很尊敬他的意見。李勇嘛，是個模範共產黨員，民兵裏頭的英雄，各級黨都要培養他——這個思想，李勇自己也明白。他捉摸着區黨委的心思，聶司令員的心思，心裏很快活。但等會再看看自己，就比從前更受用了，老是問自己：「下回日鬼子來，能搞得出個樣兒嗎？」等會又暗自說：「不要垮了，辜負了聶司令員他們的心腸呀！得捉摸着！」

區委書記告訴他：「李勇！只要自己堅決，爲羣衆着想，打擊敵人的時候兒，又愛想辦法，就沒有問題了——人嘛，一驕傲，就得脫離羣衆！——還不要說驕傲，就是照顧羣衆不夠，也不行——尤其是出了名的人，就更不同，你馬虎一點，羣衆就不理你了。你離羣衆一寸，羣衆離你一尺！」說得李勇滿頭大汗，臉又紅了。區委書記又說：「聶司令員獎勵你以後，呢，尤其是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，村裏人都把眼睛擦得亮亮地看着你了呢——他們說你有點驕傲。」

李勇告他，他自己沒覺着一點，反覆說明他的態度：「我呀，我也是莊戶主啊！沒有黨啊，還有我李勇？沒有上級搞民兵、搞地雷，還有我李勇？光我一個，五月十二，也炸不了敵人呵！」又叫着區委書記的名字說：「你以後看吧，看見我驕傲，就給我指出來！」

區委書記又安慰他：「李勇！好好注意，就能搞好的。羣衆那個不佩服你？黨也實在要培養你。就是因爲你能爲羣衆爲黨作事嘛！」

從區上回來，李勇的態度變了，原先開會就光聽見他說話，現在好些了。原先看見人跟他爭，就越吵越兇，現在正吵着他會一聲不響，等別人不說了，又平心靜氣地說自己的道理。開初整得難受，後來好了，慢慢地能作到接受別人的批評了。原先就不能批評他，平白他也會發火。村裏人們也說：

「李勇變了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當了英雄、人老成了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這小子，這麼着下去，真有指望！咳，出了這麼大的名，要是別的小伙子，早燒死啦！」

趙集，在路上，區委書記再見了他，也說：

「李勇！這一向，你幹得不壞呀！——好好泡泥模打游擊吧，情況兒又有些變化啦！日本鬼子報上還登着你的名字呢。他們也研究『李勇爆炸戰』——好好的幹一幹吧，日鬼子來，叫他知道你的厲害！」

李勇說：「看着我有什麼不合式的，勸說着點！——日鬼子要來，叫大隊長多給我們發點雷呀！」

他們研究了一陣莊稼，又研究了一陣地雷。分手的時候兒，李勇把担子換了換肩，說：

「你看我還像原先那樣楞吧！」

區委書記笑着說：「好得多啦！」

李勇挑着担子直到市上去，賣到後半晌——又做買賣，又盤算埋地雷，真是「一心里兩場」！——心思再也安不下來了。仲

秋節快到了，生意雖然紅火，老百姓總有點慌張，人們在傳說着：「日鬼子在到處增兵了！」李勇比平日早走一個多小時。在路上，一氣也不歇，到家。

吃了晚飯，村裏開了個會，說是「準備反『掃蕩』工作」，會開了半夜，李勇才回家睡覺。第二天早飯，他娘，他妹，他弟弟都各自端着碗米湯，拿着個菜餚子蹲在階沿上吃着，李勇還蹲的遠點，靠近豬圈了。一條小豬吱吱叫着在爛泥坑裏轉。李勇說：

「又要打游擊啦！——這回跑遠點，索性把豬賣了！——碰見日鬼子千萬不要說出我的名字，更不要說我是你們的哥哥。我們不怕，就怕你們受刑。這回跑遠點，我回來的工夫兒少了。」他妹子頂能幹，是村裏頂活動的腳色，村裏更少不了她。他弟弟，也實在機靈。他們都句句記在心裏。吃罷飯，李勇就到中隊部去，集合民兵，整理爆炸工具。

剛得着眉目，那消幾天光景，出探回來的民兵報告：「日

鬼子從平陽來，快到鐵嶺村了。過了數，有五百一十幾個；還有一大把子牲口，沒有過數。」

那正是仲秋節後，下了幾天雨，剛晴，天氣涼爽，是打仗的好天氣。

李勇說：「不要等日本鬼子到咱村來吧——到鐵嶺西梁上打個去！」

他們飛也似地趕去，日鬼子還在鐵嶺村裏。埋了地雷，他們鑽在西邊大高山上。一個時辰，日鬼子出了村，忽見山勢險惡，地形不好，就問抓住的老百姓：「有地雷沒有？」

老百姓說：「不知道！」

天打，那老百姓就不改口。日鬼子看出了那老百姓的確不知道，只好硬着頭皮走。「轟！」的一聲，地雷響了，炸得日鬼子一齊飛到地上，直嚷嚷。

一個游擊組員說：「打吧？李勇！」
李勇搖了搖頭，說：「還不到打的時候！」

日鬼子爬了一陣，起來收屍。整個部隊都拉到山腰上休息，要在那兒定一定那貓抓了的亂心，喘一喘那口上下不接的邪氣。

李勇說：「打吧！」

一陣槍打得日鬼子東倒西歪，又奔又竄。半天，日鬼子才結集了隊伍，向南梁上爬。

一個游擊組員說：「走吧，日鬼子要佔好地勢，跟我們幹！」

李勇說：「爬好不動，讓他打吧！」自己就首先在地皮貼得緊緊的。

說着，日鬼子在南梁上支起了五挺機關槍向西梁上射來；又轟大炮。那機關槍打在李勇頭前的土坡上，卜卜赤赤，塵土冒烟。飛機也來了，擦着西梁崗吼來吼去，吼不出道理來，走了。機關大炮也啞巴了。李勇這時動彈了，叫衆人瞄準，打開了排子槍。日鬼子的機關槍再響，他們撤了。

路上，打着身上的土，李勇說：

「今天就是這麼回事嘛——地雷勁不大，日鬼子又都爬下了，還打什麼呢？還不是浪費子彈？等他們休息，才是好機會。日鬼子上南梁，他愛上就上，我們跑他幹嗎呢？佔好了地形，他再好的傢伙也不頂事。他不打，我們就摸着打了。他的火力強，我們抗不住他，打下去要吃虧，才撤嘛！」

他們走了好遠，那機關槍還在響着。李勇他們又鑽了一條溝，上了一條大梁，但是日鬼子上了他們原先爬的西梁。國看不見人，正在那兒發楞。衆人佩服李勇。李勇說：

「多捉摸着就成。」

下山時候兒，李勇和爆炸組長商量：「日鬼子總有那麼一天到五丈灣的，給他擺一個紅火的地雷陣才好。」

吃了晚飯，他們去看了一遍，着手準備。

兩天後，日鬼子果然分兩路合擊五丈灣，要拔掉五丈灣這顆釘子——李勇英雄。這兩路，東邊從王快上來，打一面黃旗；西

邊從王柳口下來，打一面白旗。

這兩路，越靠越近，只差半里地了，沒聽見一聲槍，沒看見一點動靜。北邊山上，坐着的李勇，爬着的游擊組，蹲着的爆炸組，到處的羣衆，臉都白了。日鬼子這樣的行動，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。兩路合擊，還打着這兩面旗！他們合在一塊，要幹什麼事呀？這兩條蛇！

突然，上邊「轟！」倒了打白旗的；下邊「轟！」倒了打黃旗的。有人忍不住說：「日鬼——」沒說完，看見了李勇的臉色，不言語了。

頭回——五月十二，日鬼子蹣不着雷，李勇的臉黑了；這回麼，李勇的臉蒼白得怕人。兩回的關係不同：頭回是氣壞了他；這回，他認為任務重大得多，真正提心吊胆。日鬼子研究過他的爆炸戰術，那麼，怎樣才能叫日鬼子胆寒呢？怎樣炸開局面，才對得起黨，對得起那麼多的衆人呢？這回日鬼子那動作，就像是下了決心來惹李勇的。這時候兒，他覺得好多的眼睛都在看他：

「李勇！炸得怎麼樣？」

又「轟」的一聲——上邊的去抬死屍，又炸了。那羣日鬼子就只好遠遠地爬着，只嚟嚟，不動彈。這時，下邊的已把死人上了馱子，叫兩個人到村裏去找門板抬傷兵。兩個人又在門邊倒地成了死屍。

上邊的，下邊的，都不敢動彈了，好比那石凍臘月天凍住了大小河流，好比那人們躲在草堆裏，敵人到草堆前，坐下抽煙。好一陣子，上邊的動了，下了決心，要冒險。——諸位，這麼爬着也不是事呀，該爬到何年何月呀！——起來了一個，在「哇噠」地罵着找地雷，我看了用手扒，一會兒也就真的扒出了一個。「好運氣！算是在老虎嘴上拔了一根毛！」他哈哈太笑。別的日子鬼子也起來，看着哈哈大笑。

山上有一個人叫：「李勇！」

李勇神色不動地說：「看着吧，沒有完咧！」山上話剛完，山下又「轟」了一聲，站起來的都倒了，正笑

得最高興的時候死了，好比那氣泡吹大了猛地破，好比那要癡死的歡喜過度打了碗，好比那吊着老虎鬚子打鞦韆，真正是樂到死上頭了。

滿山羣衆笑起來了，喊着：「炸得好！」

下邊的那一股急了，又不敢動，只好支起大炮，放了二三十發，就好像是吹了陣牛皮，沒人理他。兩邊都走了回頭路——走不了幾步，不敢走大道，都衝着稻子地走。

所有的民兵、羣衆，都樂了。李勇却帶着民兵下山，掩了日鬼子血，拾起了那面白旗。

打這天起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炸，走小道，小道炸——這不用說。莊稼地也炸，渠道也炸！日本鬼子走河裏，河裏陷；走葦子地，葦子地也炸。李勇他們天天當天黑的時候兒開會，猜日鬼子第二天要走的道兒，估計精確就連夜埋，有時也早晨埋，越猜越準，越炸越切實。那日鬼子也像發狂了，拿着李勇的圖像，橫衝直撞。走到處，「轟轟」地雷直響；走過後，血呀，死屍，

丟了一地。有一回，李勇只隔他一丈遠，雷聲一響，李勇鑽了。那四山羣衆，每天帶着着險惡的地雷戰，看得發了呆，禁不住的手舞足蹈，喝『好！』叫『妙！』——他們寧願冒着危險，日鬼子上來才跑。李勇炸了人，又炸了汽車，又捉摸出法子單炸汽車裏的人。鬧得五丈灣，地雷響的聲音，『轟轟隆隆』；地雷冒的藍烟，飄來飄去。

終有這麼一天，日鬼子把李勇的妹妹弟弟一併捉去。捉時，在另一處，日鬼子也正追李勇。

原來三十餘名日鬼子，帶着千餘名偽軍，在山上追趕羣衆。追來追去，看見了一個手提大槍的小伙子，個兒不高，腿快，不慌不忙，時時回過那沉着的一本正經的臉來看他們。追着，踏翻了一個地雷。日鬼子官兒一下子警悟到那小伙子是李勇，就命令追去，還用漢話告偽軍：

「追！李勇」

追了一陣，追不上，但又隔不遠，打不着，狡猾得很。一個

偽軍急了，高聲吆喝：

「好！李勇！是好漢，再響一個地雷。」

他明欺李勇被追，無法使雷。李勇正跑，忽聽後面吆喝他的名字，回頭一看，他們正追到一個早埋上的雷跟前，稍偏一點，沒踩着。李勇歡喜得了不得，忍不住高聲喊：

「照雷！」

這一喊，不要緊，三四十名日鬼子和偽軍吓得胆裂魂飛，往下一伏，剛剛伏到雷上，三個日鬼子玩了個剖腹挖心的把戲，剩下的往後逃竄。李勇喊：

「我李勇的雷響吧！」

原先吆喝的那偽軍，氣憤不過，又回過了頭來吆喝：

「好！李勇！你再響一個！」

仗着他們走的是回頭路，還欺負李勇；好一個李勇舉槍打了一發子彈，那日鬼子，那偽軍一散，又踩了一個地雷。雷聲一過，李勇勝利叫着：

「還要不要啊？」

原來李勇的特點，不只是各種各樣的地雷陣，不只是「敵到雷到」，「敵不到不敵到」，「敵未到雷先到」；他麼，是游擊組打着，爆炸組埋着，臨機應變，看眼色行事。地雷在他手裏活了。今天，他看見日鬼子追捕羣衆，先埋好了雷，然後自己去引日鬼子，要在這裏粉碎日鬼子今天的搜山。

果然不出所料。日鬼子也好，偽軍也好，再也不敢哼氣，搜山也停止了。

天黑，李勇他們到了一個山溝裏吃晚飯，正熱鬧着：

這個穿着白袴褂，

端着飯碗、嘻哈哈；

那一個跌了筷子，

笑出眼淚。說不出話；

爆炸組長拿着一塊大鍋渣，

游擊組長搶了牠，

伸手遞給指導員，

指導員按牠在碗底下；

狗娃早給二拴背上畫了個大王八；

二拴要抓狗娃，

像這般，

愛貪玩笑，

無牽無罣，

——戰鬥起來，你認得他！

李勇的弟弟來了，找哥哥，說他今天給日鬼子捉住，只說是小放羊的，日鬼子不注意，他躡出來了。『姐姐也給日鬼子捉住，沒有回來，娘直啼哭』

衆人再也快樂不起來了。李勇神色沒變，就是吃不下飯了。匆忙地放下碗，仔細地給中隊副交代清楚，他和弟弟回去看娘，安慰了幾句，也無非：

『不要着急，保養身子骨，好打游擊，她會回來的。』
不一會，又回到游擊組。走時候，叫中隊副放的哨，出的

探，他再檢查了，才睡覺。

整夜通沒睡好，天亮了，他告訴爆炸組長：

「今天一定有大批汽車上來，我們要炸他個結實的。」
濛濛草草吃了幾口飯，手裏拿着半個玉茭子窩窩，催着爆炸組長走。衆人勸他：

「李勇！看你臉色！」

李勇沒有聽，走了。

深秋葉落，寬闊的汽車路上，沒有一個人影。李勇說：

「你給我瞧着，我來埋。」

接過地雷，拿起爆炸工具，就在汽車路上，掘着。正掘呢，聽見有嗡嗡的聲音。爆炸組長說：

「李勇，你聽，不要是汽車上來了吧！」

「不會的，是飛機。」他却暗暗加快了動作。

爆炸組長說：

「不大遠點啦！不是飛機。」

李勇不聽，還是掘。爆炸組長沈不住氣了，匆忙地喊：

「李勇！快跑！上來了！」

李勇一看，汽車真的上來了，只離他半里地遠。再回頭一看，爆炸組長不見了。他抱上雷，就地一倒，倒下汽車路南的低地裏，爬起來，跑着，輕輕喊着爆炸組長的名字，沒有應；他跑到了浸着三寸來深的水的地邊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跑進水裏。出了水，連鞋也沒溼。——走得過猛，把水濺起來了——。他又喊着、跑着，還是沒有應。汽車過去了，一輛又一輛……十幾輛，他也沒有工夫數它，還跑着叫爆炸組長的名字。

我着了爆炸組長——一開頭，爆炸組長和他跑了個相反的方向——他吐了一口血，眼睛黑了一陣，回去就躺倒了。衆人把他送到十里地以外，一個僻靜的山溝裏去養病；他害了重感冒。

游擊組，爆炸組仍在外面活躍，經常和他取得聯繫。

却說他妹子給日鬼子捉了去，當天帶回據點。她沒有洩漏李勇的消息，還說她姓李，裝做村裏不懂事的婦女，只會作飯，喂

豬、掃地、搨鞋底，很頑固的樣兒。一個漢奸證明她是五大灣的婦救會主任：

「今年春節，她領頭在平陽集上跳秧歌舞。」

她死死地說：「你看錯了吧！我才不幹那種事嘞！」

日鬼子把她押起來，她當有人的時候兒，哭着，顯出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的樣子。日鬼子也不注意她了，只當她「平平常常的鄉下姑娘」。

一個白天，日鬼子大都出去搜山去了。她出來，看見一大堆東西。她認得那是日鬼子從老百姓那兒搶了來的。她找好的打了一大包，揩起，偷着出村。跑了半里多地，日鬼子看見了，騎着馬追她。不叫日鬼子追上，她丟了包，鑽了山溝。日鬼子張望一會。沒有找着她。

却說李勇病倒在山溝裏，覺得慌。一天又一天，老是這麼盤算：「上級枉自我培了我。算我垮了吧！」想到這裏，他的心就酸酸的痛，眼睛裏就湧出一股股的淚水來。又盤算：「爆炸組長

心眼靈，游擊組長有準頭，他們也會搞得很好，不管怎麼樣，這一向的地雷戰，他們是參加的，都明白。」這麼一想，他又平平靜靜，還有些快活，慢慢地閉着眼睡去。游擊組裏給他送來信，知道了外面的情況兒，又兩隻眼睛一齊冒火，把蓋的衣服被子全都拌開，要坐起來。隨着頭一陣暈，又倒下了。

不看人，且看鄰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慢表李勇養病，且說五大灣周圍幾十里的地雷陣。那地雷陣好比滿天星，滿天星斗有大，有小，有明有不明；且把明的認一認。——

前面說過，民兵們都在學李勇，把「李勇要變成千百萬」的歌兒唱得手癢癢的。這回日鬼子一來，大家就來了個「八仙過海，各顯其能！」

一天，天氣很好，出太陽，刮着點小風。日鬼子行軍，慢慢呀，像老牛一般，又像兔子般立着耳朵。到了阜平城東河灘，忽然發現了地雷，動手就拾石頭，站在遠遠的打。打一下，爬一下。又要破壞牠，又怕牠。突然他爬在一個地雷上，地雷請他坐。

了陣飛機。別的日子，鬼子還不甘心，逼着老百姓去扒那死人投了陣石頭。雷。扒開來，盡是沙子、石頭。這是：

地雷賽神仙，

變化千萬般；

金蟬脫殼法，

誰也沒法辨。

這又叫「仙人脫衣」，又叫「真假雷」。

凹裏有一片莊稼地，長着紅山藥。紅山藥，甜甜的，實在好吃。地邊又長着大蘿蔔，吃了解渴。日鬼子行軍到了那兒，坐下休息。破壞成性的傢伙，又想吃蘿蔔，又想吃紅山藥。要吃蘿蔔，進了蘿蔔地，彎腰下去，伸手一拔，一聲響，他流了全身的血，澆了蘿蔔地。要刨紅山藥的，到處找小鋤，却好一把小鋤端端掛在小樹枝上。他伸手去拿，小鋤到手，他也悶了。這小鋤把連着地雷的。這是：

咱家半畝紅山藥，

一片蘿蔔長地角；

閻王老子不要摸，

一摸地雷就發作！

西王柳，日鬼子的集合場，空蕩蕩，平滑精光。日鬼子又鬧又嚷，天天集在場上。晚上過了大天亮，場上照樣，一樣的水平，一樣的光。日鬼子正鬧，突然人仰馬翻，人受了傷，馬受了傷，人離了鞍，拖在地上；馬兒直跑，跑不出十來丈，也倒在地上。人們受驚，朝東，在東邊倒一片，向西，西邊雷又響。這是「把地雷拴在目鬼子的腿腕上」。

地雷好比王行孫，

鬼子到那牠到那；

來本無蹤去無影，

連環爆炸力更大！

疙疸頭の日鬼子司令官關門睡覺。一夜無憂無慮，早晨起身，精力充足，動手開門，門就爆炸。這是：

逼近設雷，

頂頂要命；

鬼子驚惶，

疑鬼疑神。

沙河沿上，日鬼子走大道，炸了雷；改走小道，又炸了雷；又改大道，又改小道，處處是雷；鬧得他只有走回頭路，回頭路上又有雷。這是：

正偏道上地雷陣，

鬼子來了就死炸；

給他準備回頭路，

東西南北全出岔。

日鬼子走後，雷坑旁邊，盡是血，盡是肉。第二天早晨，旁邊現出大字：「諸君，想想流血人的妻子，再想想自己也有那麼一天！」日鬼子看了，低下了頭，士氣低落。軍官憤慨，就要去抹，還沒走到，仰面跌倒，血流地上。這是：

地雷心地好，

勸你早明了；

你若不明了，

叫你馬跌倒！

那地雷炸着汽車麼，汽車得變幾分鐘飛機，飛不到屎客郎那麼高，就跌下來。車上的人該着火燬了。汽車得下出零件，再坐上汽車，回到頂遠的地方去。這是：

汽車變飛機，

說來太奇異；

汽車坐汽車，

奇異又奇異；

只要有地雷，

就玩這把戲。

汽車要不變飛機，那麼，誰先下車誰倒霉，誰修理汽車誰倒霉。

憑高用飛雷，山邊窄地使用跑坡雷，看好退路使用拉火雷。制高點上，飛機場上，水邊地邊，梢道兒旁，那雷呀，都去的。一個爆炸手指着一段路對中隊長說：『我要叫日鬼子在這兒集合！』埋上了雷，就等着。果然第二天日鬼子到了那裏擠成一團，雷才爆炸。原來他把道兒鬧得突然難走了。這還不算，最妙的是日鬼子進阜平城。

日鬼子在阜平城外挨了雷，仍然硬着頭皮進城了。當頭兩行紅字：

城裏地雷五百三，

看你鬼子那裏竄？

日鬼子以爲吓唬人的罷了，不大理睬，看着道兒走路。

忽見街上有一處不好走，要找一扇門板搭一下就好了。日鬼子是人，也這麼想。尤其是他五六百人的隊伍，路是越走越好呵！也就剛好，路邊門上有扇門板，結實耐用。一個懂事的日鬼子就去摘，一個人不夠，又去了幾個幫助着。門板下來，立着的

幾個，沒了腦袋，成了肉樁子，倒下了。

日鬼子再往前走，街邊大槐樹下，一個大鼓，鼓上寫着「中隊部」三字。日鬼子看見這鼓就生氣。「這玩意兒是中隊部的，中隊部拿來幹什麼呀，還不是集合民兵！不能給他留着——打着也響吧？」想着，他就走過去。別的也圍着看。敲了兩下，很響。拿手搬它。呀，一股烟，鼓上了天，碎成片片；人倒了地，死成一團。

爆炸聲一停，遠近都喊起來。日鬼子個個腿哆嗦。這時候兒，坐才好。爲了抬死的，抬傷的，大隊停止了。有的坐在台階上，有的東張西望，找地方兒。眼見得有間沒門扇的空房子，靠牆一條板凳。大概坐板凳解乏吧，一個日鬼子就去享福。坐下去便見得屁股底下冒大烟，一個身軀，分好幾股流血。

出了城，休息在河灘，游擊組在打槍，要找個地方兒躲躲。子才字，一想就看見了，原先打燒餅的棚子。「好！」鑽進去，進去了就沒有了一個出來的。

地雷埋得好，

成了如意寶；

孔明猜不着，

一想就來到。

那幾個人抬的大地雷，炸得天驚地也動。日鬼子在台峪籃球場上集合，準備搜山。雷響以後，那血浸了的沙面球場，太陽一晒，像泥漿地一般，乾了龜裂。台峪村裏，牆上柱上，盡是日鬼子一面壕，一面抹上的血。

大地雷，

威力猛

驚天動地一聲響，

專治鬼子發了瘋。

毒手打毒蟲！

日鬼子挨雷挨怕了，就派老鄉，鄉起來，趕在前面探雷。可是這些雷還不是日鬼子挨？那老鄉們呀，看見雷是不言的，巴不

得炸響點！日鬼子不把人當人，誰還管他挨得苦不苦？那一次，日鬼子從法華出發，往西，抓了六個老鄉在前面踩雷。一路上，雷都在日鬼子隊伍中間響。日鬼子大大驚異，自己走前頭，雷又在前邊響了。日鬼子唉聲嘆氣的說：

「地雷偏心！」

又一次，日鬼子從易家莊到城南莊，七里地，誰也知道，那遺兒頂平，好走呀！日鬼子該怎麼走法？他們一齊彎下腰來，一口氣一口氣吹灰塵，找地雷。創造了世界上最異樣的行軍動作。這就是日鬼子四大難處。那四大難處？要命，不行，當然，不沾。怎麼講？

橫衝直撞幹到底——要命！

立着不動待下去——不行！

扒人踩雷不頂事——當然！

抹着腰兒吹灰塵——不沾！

地雷這玩意兒，牠越響，人們越精神。人們就越愛護牠。村

幹部見面總是「你村鑿幾個？我村鑿幾個！」人們翻來覆去晒地雷，埋上還想法叫牠不受潮：打游擊，抱着，怕牠丟了。——阜平城東有個村子的民兵，那才真正愛地雷愛到了極點。

一天，天黑前，他們埋了地雷。天黑，下雨了。那雨呵，破壞地雷，妨礙羣衆轉移。人們叫牠漢奸雨。這漢奸雨，下個不停，幽幽雅雅，無窮無盡。唉！

天上昏昏濛濛，

地上淅淅瀝瀝，

就不刮起點風，

吹散滿天雲氣。

爆炸手們，游擊組們，都愁眉不展，戴着草帽，立在山頂上。直說：

「完了，完了！」

「李勇的地雷戰術也沒有這一條。」

「取了雷，日鬼子下來又來不及埋。」

比他們更苦惱的中隊長，直搗腦袋。把草帽抹下來，彎腰下去，拾起來，還沒戴到頭上，忽然大聲說：

「對了！對了！」

就如此這般地和衆人說了一番。衆人喜歡得不得了，蜂擁而下。到埋地雷那裏，一個個把草帽摘下來，給地雷戴上。你瞧！

地雷戴草帽，

人在雨裏淋！

雨下大了，人們身上淋溼了，才到了有大麻葉的地方，頂上了大麻葉。一羣頂大麻葉的人們又上到山上。吹起深秋天氣的小風，巴涼兒，人們牙齒「可可」地直敲打着。一個爆炸手雙手交叉緊抱着，衣服溼了，凍得西西的，還笑嘻嘻地說：

「李勇的地雷戰術又該加上一條了！」
這才是。

身上冷又冷，
心頭溫又溫。

天亮，剛把草帽拿開，日鬼子來了。這些地雷一個個都響得
很好。

數罷滿天星，再說大月亮。

且說李勇在山溝裏養病，病勢沉重。却喜縣支隊一個分隊從
一區轉移過來了。叫衛生員給他看病。指導員知道他是李勇，更
加照顧得親切。他知道李勇要出了事，他要為黨負責。他們就在
這兒待了一兩天。好在他們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帶活動。羣衆也來
照顧李勇。

李勇的病竟一天天輕了起來，又抓耳搔頭，手兒癢癢的了。
他妹子又來看他，說了她的遭際，一高興，李勇的病竟可以說是
好了，他跟指導員商量好：游擊組在南邊活動，縣支隊去北
邊活動，每天交換情報。縣支隊向北移了五里，他回到游
擊組。

當天晚上，日鬼子合擊他們。

日鬼子趁着天明前那股黑勁，從溝裏進來的，放的哨沒發現

他。羣衆非常恐慌，腿打哆嗦，昏頭昏腦，找不着道兒走。李勇端着槍，站在樹林裏，作了一個打算：「日鬼子發現我，我先開槍！」輕輕的告訴羣衆：

「上山！有我！」

羣衆見是李勇，都沉住氣了，順着山往上爬。日鬼子到了五六丈遠外那兒道上。滿山上人都担心李勇，叫着：

「李勇！李勇！不行啦！」

聽人叫他的名字，李勇才開始着慌，暗自抱怨：「你們還怕日鬼子不知道我在這裏嗎？」但是他堅持着，直把羣衆都轉移上去了，他才離開。

到了山上，帶着衆人遠了幾個梁崗。李勇的意思：下山，過汽車路，到河南邊打槍牽制着，免得羣衆受制。都同意了。中隊副說：

「你們先走吧，我上去瞭着點！」

說罷，他提着槍上山頂去。剛到山頂，從梁那邊伸出一隻手

來，抓住了他的衣領。——日鬼子比他先一步到了那兒。——中隊副情知不妙，翻身仰倒，倒下山去。那日鬼子眼睜睜看着，忘了打槍，看着這種勇猛的動作，吓傻了。趁這工夫，李勇他們衝下了山，拉着中隊副，過了汽車路。前面嘩嘩流着大沙河擋住去路。衆人叫聲：

「唉呀！」

李勇說：「過河，過不了會給日鬼子敲死！」

初冬天氣，河裏浮着薄冰了。他領着衆人，棉褲也不脫，撲赤撲赤跳下水去，過了河跳進渠道。棉褲統結了冰。

渠道裏躲着一個老百姓，臉吓白了，對李勇說：

「你們呀，好大的胆子！就擦着日鬼子身邊過來的！不要命呀！」

李勇莫明其妙，那人用手一指：

「看吧，那不是二三十個穿黃衣服的！」

李勇抬頭看去，就在他們下水的地方幾丈遠有塊葦子地，那

裏端端正正坐着二三十個黃衣日鬼子。這回事呀，讓李勇也打個冷戰——諸位，難道那是死屍嗎？難道那是草人，吓雀子的嗎？——原來，李勇他們的突然的動作，讓他們想不到，等他們想到了，拿槍要打，這邊早已進了渠道。說着，一排子槍擦着堤飛過來。

李勇說：『打！』

衆人說：『打不得，槍灌了砂了！』

李勇檢查，果然灌了砂，就說：

『快擦，擦了打！』

日鬼子也聽見了他們說的話，趁着他們沒還槍，下水過河。過到河當中，李勇的槍響了——李勇的槍是不會灌砂子的，好戰士保護他的槍就像保護他的眼珠子一樣——倒了一個日鬼子在水裏，泛出血水，別的一哄回去。

這樣子，李勇堅持着一天比一天殘酷的反『掃蕩』，從不洩氣。地委書記拿了一枝盒子槍，寫了一封信，獎勵他。縣裏又給

他轉交來一面日本旗，那是青年英雄賈玉，打日鬼子繳獲來的勝利品，送給他，表示對他的尊敬。李勇幹得更猛了，除了地雷，還拿着那枝盒子槍領着游擊組爆炸組打伏擊。到平陽去襲擊日鬼子，日鬼子完全灰了心，再也不到五大灣來找李勇了。

反「掃蕩」結束，李勇成了晉察冀邊區爆炸英雄，佔了英雄榜上地方英雄第一名。在縣的羣英會上，他看見了王快的爆炸手劉玉振，曾經宣佈：「向李勇看齊！」四進平陽，三炸敵人，是一個抱着地雷追日鬼子炸的腳色，響了一百零六個地雷，成了縣的英雄。在邊區羣英會上，他看見了給偽軍叫做孟良的爆炸專門，又看見了送旗給李勇的賈玉，還有神槍手李殿冰，子弟兵英雄鄭士軍，男的女的勞動模範。李勇想到自己的槍還不夠百發百中，想到自己在勞動上還差，忍不住，要把這兩件事搞好。挑了戰，作了計劃，回家去。

在路上，牽着獎給他的一頭大驢子，他聽見了一隻歌子，裏頭有他的名字，他仔細聽去，一面聽，一面點頭。

就在那年，呃，那年王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

李勇變成了千百萬，

千百萬的李勇，

出現在大道兒，小道兒邊。

滿山遍野，響起了雷聲，

快槍又打在大小山頂。

敵人走路呀不敢走，

不走不行！就抹着腰兒吹灰塵。

又假又真，又真又假，

山藥蘿蔔也會爆炸。

敵人進村呀莫亂抓，

伸手一抓，那桌子板凳也咬他。

炸了就跑，跑了又炸，

地雷還鑽進鼓底下。

正道有雷呀不敢走，

走那偏道，那偏道雷聲更可怕。

水邊地邊，梢道兒旁，

地雷還跑到制高點上。

敵人往下呀也害怕，

天亮開門，那脚下冒火就爆炸。

神奇的雷，古怪的槍，

千百萬的李勇，

鬧得敵人心發慌！

打得更準，炸得更響，

03546

千百萬個李勇，
一天一天更強壯。

大眾文庫

◁已出下列各種

◆故事◆

列寧的故事

關於列寧的傳說

關於斯大林傳說

我們的連長何萬祥

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

二萬五千里長征

周落著
孔厥著

◆通俗小說◆

李家莊的變遷

呂梁英雄傳

趙樹理著
馬烽西戎著

◆詩歌◆

翻身民歌

希堅著

◆社會◆

翻身道理

希堅著

◆語文◆

農村應用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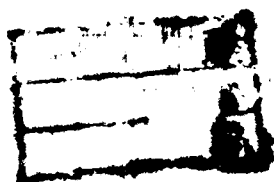
辛安亭等著

◆時事◆

蔣介石一定失敗

方艾、麥青編

山東新華書店印行

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◆事 故 庫文衆大◆

版出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

著 者
出 版 者
發 行 者

邵 子 南

山東新華書店

山東新華書店

總店：臨沂東大街

總分店：渤海營中營南

膠東

分支店：

諸城

日照

莒北

鄭城

膠縣

高密

藏馬

竹庭

莒縣

臨沭

東海

東海

